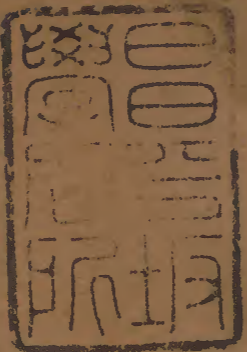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序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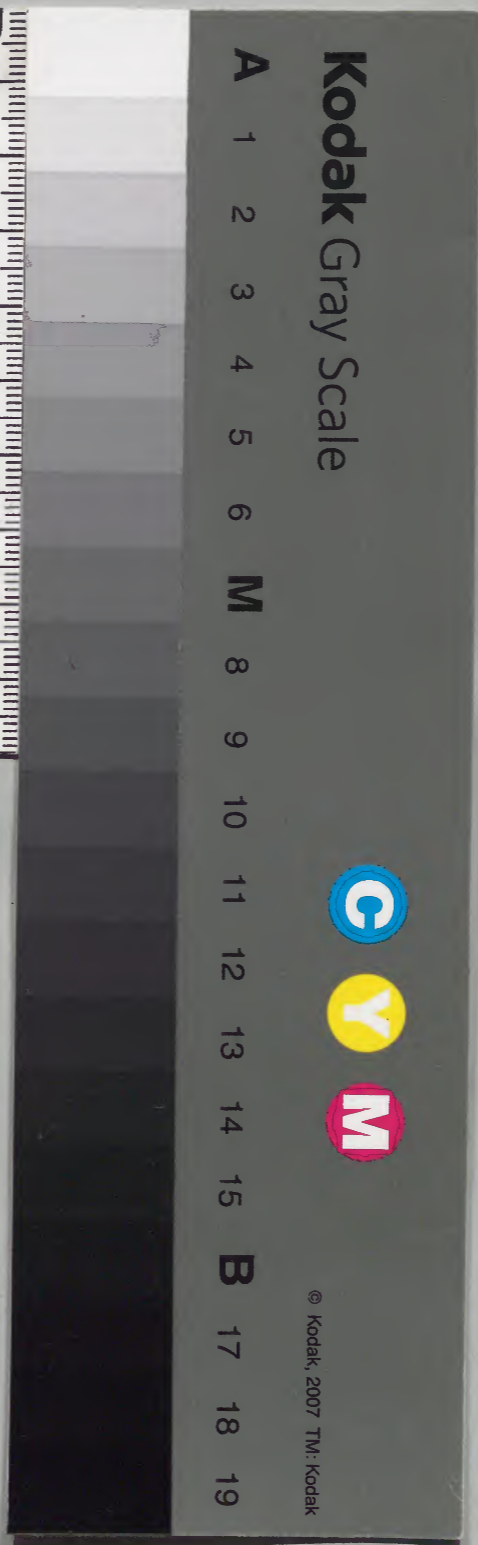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五	架
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五	架
四二冊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7)
函號	299 47



儀封張大中丞編輯

朱子文集

正誼書院藏版

朱子文集序

淺草文庫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

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

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

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

于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撥之

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
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
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
已成物爲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
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
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

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
或不足以垂教于萬世此讀書論世
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况本正心誠
意之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
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
文公興教自闡值宋中葉其道雖未

大行于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
學者家絃戶誦爲日新盛德爲富有
大業功烈具在天壤我

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爲天下式
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旣煌煌諄命之
矣顧茲閩疆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

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遺風流
澤自不可泯 不佞 謬膺 州 司 小 鴻 意

簡命忝撫名邦所爲承流宣化何敢或
後而况髻齒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
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
目繁多簡表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

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
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
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
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摯存涵養之功
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
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于以仰答

聖天子棧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尚異背本趨末
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汲汲焉徒
以文章爲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
惑之甚也已讒諂觀淡者於源善學
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

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
爲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
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答

答劉子澄

答劉子澄

答陸子美

答陸子美

答陸子靜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與陳丞相

與劉共父

答孫敬甫

答孫敬甫

答鞏仲至

與湖南論中和第一書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余占之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汪聖可

答柯國材

答孫季和

答項平父

答陳抑之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傅子淵

答陳正巳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萬正淳

答劉季章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輔漢卿

答陳才卿

答趙恭父

答顏子壽

答李伯諫

答梁文叔

卷之二 書答

答連嵩卿

答程允夫

答石子重

答李伯諫

答李伯諫

答蔡季通

答江得功

答游誠之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李淡卿

答胡寬夫

答楊子直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汪子文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卷之三
目錄
五言詩

答黃子厚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曹立之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趙詠道

答朱朋孫

答周南仲

答析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
目錄
五言詩

卷之三 書答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卷之三
文集
目錄
九
正宣堂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湊之

答宋湊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鞏仲至

答鞏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答陳願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 書答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膚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答呂伯恭

答汪尚書書

與龔叅政書

答韓尚書書

答潘謙之

答符舜功

答林正卿

答林正卿

答曹元可

答龔惟微

答李元翰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程成甫

答章季思

答余方叔

答輔漢卿

答余正叔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傅子淵

答傅子淵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江夢良

與方伯謨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甘吉甫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答高國楹

答吳尉

答吳尉

答任行甫

卷之五 書答

與雷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尚書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與汪尚書

與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答呂伯恭

答呂伯恭

答胡廣仲

與范直閣

答呂伯恭

答趙尚書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楊子直書

答湯德遠

答趙子欽

答郭希呂

答楊簡卿

答吳宜之

答方賓王

答黃道夫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宋濬之

答宋濬之

答宋濬之

答宋濬之

答宋濬之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林德久

朱子文集 目錄
卷之七
正宜堂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

答楊溪文

答趙昌甫

答魏元履

答劉君房

答呂侏

與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嵩老

答黃令裕

答黃令裕

答孟良夫

答趙恭父

答王季和

答趙民表

答呂紹先

答陳蕃

答姚棣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答或人

答劉公度

答或人

卷之六 書答

答林德久

答劉朝弼

答常鄭卿

答或人

答係仁甫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葉正則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魯致虛

答黃商伯

答詹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克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膚仲

答陳膚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

答呂道一

答戴邁

答林巒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迺思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劉公度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卷之三
目錄
三
五言
答方賓王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毛舜卿

答路德章

答陳超宗

答曾泰之

答吳茂實

答陳明仲

答孫敬甫

答孫仁甫

答周浚父

答胡文叔

卷之七 書答

答呂伯恭

答陳安卿

答陳廉夫

答徐子融

答陳器之

答林正卿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楊子順

答吳生

答陳衛道

答陳衛道

答周南仲

答許生

答魯無疑

答林叔恭

答胡季隨

答劉子澄

與汪尚書書

答薛士龍

答劉季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鄭仲禮

答程正思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林叔和

答詹元善

答朱魯叔

答詹兼善

答呂士瞻

答方道耕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潘文叔

答滕德粹

答黃直卿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胡季履

答汪長孺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馮作肅

答馮作肅

答董叔重

答傅誠子

答余國秀

答余國秀

與旻亞夫

與旻亞夫

與旻亞夫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卷之八 書答

與留相公書

與留相公書

答汪尚書書

答汪尚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尚書書

與黃仁卿書

答陳同父書

答陳同父書

卷之三 目錄

答呂伯恭別紙

答呂伯恭書

與曹晉叔書

賀陳丞相書

與臺端書

答路德章

答康炳道

答陳師德

答鄭子上

答杜叔高

答胡季隨

答沈叔塲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朱子文集 目錄

卷之三 目錄

目錄

又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竇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菴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 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濂溪先生事實記

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芻瑾字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送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卷之十二 雜著

司安論諸生

論諸職事

補試榜論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論學者

又論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藁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 雜著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壻親迎禮大畧

滄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 贊 銘 箴 題跋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西齋銘

志道銘 據德銘

依仁銘 游藝銘

又四齋銘

崇德銘 廣業銘

居仁銘 由義銘

學古齋銘

書字銘

寫照銘

敬齋箴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校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偽詔後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尚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叅議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尚書文

祭詹淑八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答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之十六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
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卷之十七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何叔京墓碣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陳公墓誌銘

廸功郎王君墓碣銘

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朱子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叅校

書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



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畧見日
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
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
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
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
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
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
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
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
見教。勿憚辭費。熹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
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
爲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
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
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况。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
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

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

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

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旣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邵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

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擷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

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

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

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

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濶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

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
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
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
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
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
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
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
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
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
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

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
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
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
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也况理旣未
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紉
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
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
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
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縉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

其四方八面合蟻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

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

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

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

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

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

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

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萬幸察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矣。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

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緝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忌。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誰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

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歛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

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差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

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爲。向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晬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

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

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涓更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

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

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

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

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撒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

朱子文集 卷之一
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
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
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
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
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
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
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
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
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

恐其畔棄繩墨。脫畧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
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
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
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
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
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
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
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
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
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憤者。乃流徇而非

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
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
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
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
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譏○譏○無○益○於○道○且○使○卞○莊
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意○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
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
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

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
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
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
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
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
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
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
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
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

董子皆乘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日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日。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

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揆取零星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筌籬邊物。

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于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畧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卽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 一本作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

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

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矣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

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疆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旣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

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
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
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
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
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
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
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
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
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

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
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
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
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
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
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
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
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
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
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

鳴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歿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

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

先子文集 卷之
喜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擲柄
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
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
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
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
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
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果老之書近見藏中印
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
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
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

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
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
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
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
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
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
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
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
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及
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闕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克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然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叅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如來論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

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欲嘗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已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

答鞏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况。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

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
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
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
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
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
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
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
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
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

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
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
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
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
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
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
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
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

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別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况今老病百

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諭所云激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輦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

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利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反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歿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

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蘓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文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潘恭叔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

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喻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澆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

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

朱子文集 卷之一
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据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

取太濶。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于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卽云當附此。亦自便于檢閱。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

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于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

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後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燹頃居喪。不魯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

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

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為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為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于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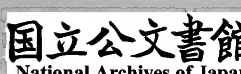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為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為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畧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

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止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澁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為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為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



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淩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

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及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勵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

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為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抄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婿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遠。几下。舊讀此書。每

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卑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為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為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喻也。所云

熹日盲不能親書。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動。本

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

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旣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

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斲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于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

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畧道意。

答傅子淵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悼。顧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

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于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冲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卽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

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卽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牕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况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儂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却不須如此。主張蘓子由議。

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蠶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于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

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有能辦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喻綏綏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于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

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論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孽盡去。參了却。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憾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已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個樞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闕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

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

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无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

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 廣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旣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任。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

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遇
近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
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
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牢穩。若一向
如此說。卽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
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
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
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
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
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
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比百更相勸
勉爲佳耳。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
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
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
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
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

陷溺也。

答李伯諫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蘓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